

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  
薪芥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  
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  
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  
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  
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  
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  
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  
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  
三十三  
梁書列傳四十五  
二十四  
范舟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  
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十吉  
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  
騁肆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  
之幾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  
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  
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  
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  
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冑塋足容

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机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棄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歆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歆曰心力勇■能精心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歆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歆未死

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歆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尔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誅其行迹諡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實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竝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隣人

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言質  
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  
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  
此類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爲平  
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  
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板  
爲鎮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詔曰明敷振  
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  
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

承先學道黃老■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  
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  
侍郎勒州縣時加敷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  
稱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  
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  
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  
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  
願公復來不可以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  
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

汝城侯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  
新野庾詵荆山璞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  
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  
且諡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  
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  
立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  
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為主簿遷中錄事每出  
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  
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轉

詒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  
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  
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仕中書侍郎江陵陷隋  
列入關一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為治中從  
事史遭母憂服闋為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  
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  
以力田盡供山眾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  
通率不好浮華常冠敝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櫛

皮塵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於石博涉羣書尋  
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  
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  
太宗聞甚傷悼焉與劉蕤斐書述其自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臨陟人也少沈靜有志操  
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  
歲受學於南陽劉虬疆記敏識出於羣輩立經  
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  
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

鄉里遂居下三臺山鄱陽忘烈王在州欽其風  
不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  
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  
明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  
拔為法曹參軍並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蕤  
斐至荆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陔學徒因  
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  
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主親祖道并贈  
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陳吏部尚書<sup>此</sup>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  
虛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  
術阮孝緒之簿牒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  
固亦性而已矣

列傳處士第四十五

梁書五十一

七十三

梁傳四十五

二十九

列

列傳第四十六

梁書五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眎素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

梁書列傳四十六

楊

殆辱之累其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  
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  
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  
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  
功成身退病卧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隕斯為  
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三疎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  
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  
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  
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

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  
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  
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  
在位其量方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  
老或有基於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為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覲之宋鎮軍將  
軍湘州刺史憲之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  
不累遷太子舍人尚書比部郎撫軍主簿元徽  
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王所認盜者亦稱

已牛二家辭理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  
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  
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擿  
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  
文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為  
改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醴旨輒號為顧  
建康言醕清且美焉遷軍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  
帝執政以為驃騎錄事參軍遷太尉西曹掾齊  
書建為中書侍郎齊高帝即位除衡陽內史元



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  
笙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  
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為出公祿使綱  
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為禍皆  
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  
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與新  
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  
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為太尉從事中郎出  
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  
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害之至郡即  
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  
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巴陵  
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王  
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  
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  
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遷給事黃門  
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覲之嘗為吏  
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

之果爲此職出爲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遭母  
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  
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出爲寧  
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  
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永元初徵爲廷尉不  
拜除豫章太守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  
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  
以束帛表其節義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  
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  
三  
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  
受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  
環堵不免飢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爲制  
以救其子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  
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  
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  
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  
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  
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

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不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哀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致踈怠祠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關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

伯不應度及諸孫是故不取愍祖益竒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竝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景領丹陽尹引爲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爲望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景表祭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景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表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景等伏誅

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爲尚書令與季直素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諡爲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諡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儉爲彥回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爲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還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

乃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  
爲之者或勸李直造門致謝明帝旣見便留之  
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太  
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爲中書侍郎遷游擊將  
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  
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  
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  
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李直  
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  
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眎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  
惠明吳興太守皆有盛名眎素早孤貧爲叔父  
惠休所收卹起家爲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著  
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爲太子  
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爲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  
監初爲臨川王友復爲太子中舍人丹楊尹丞  
初拜高祖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  
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

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  
及居職竝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  
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  
山築室會徵為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  
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大尉王儉  
女父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迹其事行謚  
曰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眎素則宦  
情鮮焉比夫懷祿航寵婆娑人世則殊閒矣

列傳第四十六

梁書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七

梁書五十三

良吏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庾華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孫謙

伏誦 誦

何遠

梁書傳四十七

沈補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  
 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  
 親民是以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齊  
 未昏亂政移羣小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  
 倚附權門互長貪虐指刻聚斂侵愁細民天  
 下搖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  
 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  
 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逮踐皇極躬覽庶事  
 日昃聽政求民之瘼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

石以達窮民務加隱卹舒其急病元年始去貴計丁爲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過綾綵無珠璣錦繡太官撤牢饌每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醖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勗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駿爲晉安太守漑等居官竝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

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若新野庾華諸任職者以經術潤飾吏政或所居流惠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良吏也綴爲良吏篇云庾華字休野新野人也父深之宋應州刺史華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爲州黨所稱弱冠爲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主簿尚書殿中郎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齊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鬱林王即位廢掌中



書詔誥出爲荊州別駕仍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復爲州別駕前後綱紀皆致富饒葦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功曹參軍遷尚書左丞出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貴米至數千民多流散葦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

陽王聞而饋之葦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十斛初葦爲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葦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疑疑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戎歸荊州時葦爲州別駕益忿藹及高祖踐阼藹以西朝勲爲御史中丞葦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高祖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葦大憤故發病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叔父昶事宋建平  
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  
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起家州從事奉朝請  
嘗詣齊尚書右丞殷瀾瀾與語及政事甚器之  
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  
聞瑀名引爲府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  
令沈徽孚恃勢陵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彊子  
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  
刺史始安王遙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遙  
光謂同使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令專知州  
獄事湖孰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  
艱難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  
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  
作瑀鞭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  
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  
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永泰元年  
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  
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去官還京師

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匆匆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中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未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高祖即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運轉

軍國獲濟高祖以為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高祖竝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振武將軍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堦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

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後王師北伐徵瑀爲建威將軍督運漕尋兼都水使者頃之遷少府卿出爲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篤瑀行府州事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彊母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盜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

為守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邸中令  
遷尚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迷曾  
為人謇諤在宮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  
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時太  
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迷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  
乞還就養乃拜中散大夫明帝即位除游擊將  
軍出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  
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峻峻為逋逃所聚前後二  
千石討捕莫能息迷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

黨繼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  
流通居民安業在郡勵志清白不受饋明帝聞  
甚嘉之下詔褒美焉徵為游擊將軍郡送故  
舊錢二十餘萬迷曾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  
屬及還吏無荷檐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  
聞于數十里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遷鄉里高祖  
踐阼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留中散  
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  
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

二十四述曾生平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時年七十九注易文  
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丘仲孚字公信具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爲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太守徐嗣召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有能

梁書傳四七

八

政

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訾屬縣仲孚獨不爲之屈以父喪去職明帝即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崗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謠曰一傳沈劉不如一丘前

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收之仲孚竊逃逕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高祖踐阼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爲天下第一起遷車騎長史長沙內史視事未朞徵爲尚書右丞遷左丞仍擢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事畢出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遷雲麾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坐事除名復起爲司空參軍俄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時年四十八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仲孚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舉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焉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少爲親人趙伯符所

知謙年十七伯符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行參  
軍以治幹稱父憂去職家居歷陽躬耕以養弟  
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爲行  
參軍歷仕大司馬太宰二府出爲句容令清慎  
彊記縣人號爲神明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  
仁以爲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  
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  
將迷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苦待之  
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

梁書列傳四十七

十一

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一無  
所納反探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悉  
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  
撫軍中兵參軍元微初遷梁州刺史辭不赴職  
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  
患謙疆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  
遷左軍將軍齊初爲寧朔將軍錢唐令治煩以  
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  
進載縑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



常借官空車殿居焉永明初為冠軍長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為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為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出為南中郎司馬東昏永元元年遷大夫天監六年出為輔國將軍零陵太守已衰老猶彊力為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為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

年老徵為光祿大夫既至高祖嘉其清絜其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曰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絜居身儉素牀施遠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彊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常病寄

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  
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  
篤無所歸友人舉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待之及  
融死以禮殯葬之衆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官  
時年九十二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高祖為舉  
哀甚悼惜之謙從子廉便辟巧官齊時已歷大  
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  
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  
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  
求不稱意乃為履謎以喻廉曰刺臯不知噍躡  
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  
恥辱以此取名是也

伏暉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  
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  
仍兼太學博士等除東陽郡丞秩滿為鄞令時  
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其得養焉齊

末始為尚書都官郎仍為衛軍記室參軍高祖踐阼遷國子博士父憂去職服闋為車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絜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為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

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竝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昭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昭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為豫章內史昭乃出拜治書御史虞曠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

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  
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為解因停會稽不  
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  
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  
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  
見擢名位轉隆暉深誹怨形於辭色與居歎咤  
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  
十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為政廉  
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

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  
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傲然了無異色  
暉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去斯苟得  
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涕騰辯跡求心無一可恕  
竊以暉踉蹌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  
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二世隆顯曾  
不能少懷感激仰答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  
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誦大不敬論以事詳  
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

所稱晒即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晒含疵表  
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真敬兼盡幸屬昌時擢  
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  
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  
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縶宜明風憲肅正簡  
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晒所居官凡諸位任  
一皆削除有詔勿治晒遂得就郡視事三年徵  
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  
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右僕射徐勉爲之  
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  
繼軌奏書或卧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  
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尚諸初晒父曼容與樂安  
任瑤皆暉於齊太尉王儉瑤子昉及晒竝見知  
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爲司徒右長史晒  
猶滯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略相侔晒性儉  
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  
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父慧涇齊尚書郎遠

釋褐江夏王國侍郎轉奉朝請永元中江夏王寶玄於京口爲護軍將軍崔慧景所奉入圍宮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旣而發覺收捕者至遠逾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使其故人高江產共聚衆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衆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遣兵接送

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美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板輔國將軍隨軍東下旣破朱雀軍以爲建康令高祖踐阼爲步兵校尉以奉迎勳封廣興男邑三百戶遷建武將軍後軍鄱陽王恢録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爲恢亦推心杖之恩寄甚密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個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豪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

取錢者則掬水還之其它事率多如此跡雖似  
僞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  
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  
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為人所訟  
徵下廷尉被劾數十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  
受立遠度已無贓就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  
禁仗除名後起為鎮南將軍武康令愈厲廉節  
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  
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

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為別彬戲曰卿禮有  
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高祖聞其能擢為  
宣城大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  
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其年遷樹功將  
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深朗為桂州緣道剽掠  
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脩葺  
牆屋民居市里成隍廩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  
俸錢竝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充其租調以  
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

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治狀  
高祖每優詔答焉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  
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三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  
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  
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即還仍爲仁  
威長史頃之出爲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  
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彊富如仇讎視貧  
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  
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  
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曾遇  
未嘗以顏色于人以此多爲俗士所惡其清公  
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  
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  
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  
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  
一妾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同之不能記也後復  
起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司馬普通二年卒時  
年五十二高祖厚贈賜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姦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矣梁興破觚為圓斷雕為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為由余輕薄變為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列傳第四十七

梁書五十三

五十五

梁書列傳四十七

十九末



梁書

列傳

卷之五十八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傳第四十八

梁書五十四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諸夷

海南 東夷

西北諸戎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獻見後

梁書傳四十八

一

茂實

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吳

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其所

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通中

國者蓋甚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

始為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歲

至踰於前代矣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為海南

傳云

林邑國者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漢南境置此縣其地縱廣可

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  
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國  
夷亦稱王馬援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其國有  
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  
火又出瑇瑁貝齒吉貝沈木香吉貝者樹名也  
其華成時如鷲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  
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也沈木者土  
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歲置水中  
則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不浮者曰筏香也漢

末大亂功曹區逵殺縣令自立爲王傳數世其  
後王無嗣立外甥范能熊死子逸嗣晉成帝咸  
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曰南西捲縣夷帥  
范稚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三頭化而爲  
鐵因以鑄刀鑄成文向石而呪曰若斫石破者  
文當王此國因舉刀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獨異  
之范稚常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  
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王諸子各奔  
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隣國送王子置毒於

漿中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舉兵攻旁小國皆  
吞滅之有衆四五萬人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  
親韓戡謝稚前後監日南郡並貪殘諸國患之  
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爲太守侵刻尤甚  
林邑先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  
是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覽以其屍祭天  
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  
護劉雄戍日南文復屠滅之進寇九德郡殘害  
吏民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

許又遣督護陶緩李衢討之文歸林邑尋復屯  
日南五年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  
溫遣督護滕畷九真太守灌邃帥交廣州兵討  
之佛嬰城固守邃令畷盛兵於前邃帥勁卒七  
百人自後踰壘而入佛衆驚潰奔走邃追至林  
邑佛乃請降哀帝昇平初復爲寇暴刺史溫放  
之討破之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  
執太守炆源又進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趾太  
守杜瑗遣都護鄧逸等擊破之即以瑗爲刺史

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南殺長史瑗遣海邏督護阮斐討破之斬獲甚衆九年須達復寇乞真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其息交龍王旣知其將范健等生俘須達息郝能及虜獲百餘人自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九德諸郡殺蕩甚多交州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麟固諫不從其甥旣立而殺藏麟麟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

父之弟曰文敵文敵後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篡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于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褻以下謂之千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鑲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象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繖以吉

具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之其  
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  
男而貴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  
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以為成禮死者焚  
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  
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  
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牙欲討  
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寇郡入四會浦口  
交州刺史阮彌之遣相兵赴討攻

區栗城不剋乃引還爾後

遣使貢獻而寇

盜不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  
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  
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還所略日南  
民戶其大臣薑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  
戍其北界區栗城景憲攻城剋之斬扶龍首獲  
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勝逕進即剋林邑陽邁  
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  
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後病死見胡

神爲崇孝武建元大明中林邑王范神成累遣  
長史奉表貢獻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  
齊永明中范文贇累遣使貢獻天監九年文贇  
子天凱奉獻白猴詔曰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  
表乃心款至遠脩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  
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  
王十年十三年天凱累遣使獻方物俄而病死  
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式勝  
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  
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中大通  
二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陀羅跋摩遣使貢獻詔  
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  
年又遣使獻方物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  
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  
有大江廣十里西北流東入於海其國輪廣三  
千餘里土地滂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  
邑同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



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嶠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主神聖

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尾塹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

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  
似並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  
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  
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  
近人剥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  
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沔則投火由  
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木  
裸體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  
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

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船入海混填晨起  
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遂入  
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船至欲取之混填即張  
弓射其船穿度一而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  
降混填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  
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  
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  
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王盤況年九十  
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

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  
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復屬之自號扶南大王  
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  
餘國開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隣國蔓遇疾遣  
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時為二千人將因篡  
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  
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  
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更繕治國內起觀  
閣遊戲之朝且中晡三四見客民人以焦蕉龜

三月卅

梁書卷十六

九

楊景仁

鳥為禮國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  
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鑲雞卵投沸  
湯中令採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焦爛有理者則  
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  
以餵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為無罪三日乃放  
之鰐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  
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麀鹿及人  
亦噉自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  
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歸

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曰此物勞費不少駐令勿送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

闍邪跋摩遣使貢獻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曰扶南王憍陳如闍邪跋摩介居海表世慕南服厥誠遠著重譯獻琛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今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鑪於其上

國俗居喪則剝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陀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鬘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

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

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  
中宗初渡江更脩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  
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  
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  
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  
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  
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  
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  
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  
三石  
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  
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  
楊未知塔處乃登越成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  
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  
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  
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又有銀函函中  
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  
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  
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爲三層即高祖所開者

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窰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釵釧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礫礫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鑲碧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爲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碍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

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碍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碍大會豎三刹各以金罍次玉罍重盛舍利及爪髮於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

捨金銀鍍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  
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  
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陆王綸製寺大功德碑  
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郡縣塔開舊塔出舍利  
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襲迎還  
臺高祖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  
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  
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  
人於光處掇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跌悝乃下車

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  
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  
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  
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跌浮出水  
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  
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没水  
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  
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  
初高悝得像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